

夜行歌

〔典藏版〕
下

Y E X I N G G E

紫微流年

作品

百年之后我们埋在一起，
坟前种上青青的树。
春天开出满树的花，风一吹就像我在对你说话。
好不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一辈子，听起来那么长，长得仿佛充盈着希望。他像是忘了怀中的人命如朝露，一厢情愿地描画，“到了扬州，也会有这样一处院子，我会布置成你喜爱的景致。江南落雪的时候不多，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带你去观雪后湖景，夏天陪你赏月扑蝶。百年之后我们埋在一起，坟前种上青青的树。春天开出满树的花，风一吹就像我在对你说话。好不好？”

“如果有一天死了……将来我先走一步，必得你好生殓葬；若复多年你也过世，届时又由谁呢？”

“这么一想，觉得生一个孩子也不错。”她低头看看小腹，漾起微笑，“总得有人把我们埋在一起。”

他许久出不了声，终于语音微哑道：“说好了，一起老，一起死。”

“嗯。”

不知何时，屋外又下起了大雪。

夜行歌

(典藏版)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新浪官方微博:
<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信:
<http://weibo.com/yueduji>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小说

ISBN 978-7-5399-7049-3



9 787539 970493 >

定价：59.80元（全二册）

YE

XING

GE

夜行歌

〔典藏版〕下

紫微流年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行歌：典藏版：全2册 / 紫微流年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7049-3

I. ①夜…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499号

书 名 夜行歌：典藏版
作 者 紫微流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朱琳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32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49-3
定 价 59.80元(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YE

XING

GE

夜行歌

壹 天山篇

第一章	战奴	3
第二章	杀手	17
第三章	逆乱	33
第四章	暗流	50
第五章	入彀	65
第六章	破敌	77
第七章	绝路	94
第八章	勾心	101
第九章	心澜	108
第十章	同归	123

贰 江南篇

第一章	江南	141
第二章	花毒	149
第三章	佛音	165
第四章	乱云	174
第五章	出战	189
第六章	扬州	206
第七章	猜心	221
第八章	故人	229
第九章	乐游	237
第十章	陈影	245

YE
XING
GE

夜行歌

③ 蹀躞篇

第一章 生死	255
第二章 鲜血	279
第三章 化去	302
第四章 相思	320
第五章 剖心	345
第六章 相许	369
番外一 醉	390
番外二 妹妹	396
番外三 蝶变	402
番外四 九微	409

④ 比翼篇

第一章 镜花	417
第二章 嫉妒	432
第三章 小酌	440
第四章 取舍	454
第五章 然诺	469
尾声	481
番外一 婉	483
番外二 罪罚	488
恋人访谈录	495
命运之可能	501
后记 给自己的长评	504

叁

蹀躞篇



YE

XING

GE

第一章 生死

仲夏时节，夜间仍是炎热重重。

好在拥着迎夜绝不会热，时间长了如抱着一块温凉的玉。

轻嗅着发间的幽香，他知道她没睡着，每当呼吸拂过耳际，她会不自觉地轻颤，像风中优柔无力的白花。他故意让气息稍重了些，她果然缩了缩脖子，小巧可爱的耳垂微微发红。他一时心神荡漾，待回过神已吻上了她的颈。

细瓷般柔软光洁的肌肤，诱人一路品尝下去。素白的中衣一寸寸褪去，渐渐是单薄纤弱的肩、线条匀美的背，若不是迎夜的手按住了前襟，他一定会翻过来吻个遍。倘若如此，他不知自己还能不能把持得住。

深吻浅啄让迎夜禁不住发颤，微凉的身子也热起来，却咬着唇不肯发出一点声音。他试着轻啃了一口背胛，她蓦然抖了一下，弓得更紧了。他忍不住低笑，伸指轻轻摩挲，滑如凝脂的玉背惑人心神，简直是对他自制力的无上挑战。

他闭上眼拉起了衣襟，冷静了好一阵才敢睁开。温度渐渐回复了正常，迎夜依然背对着他一动不动，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迎夜。”

没有应答。他轻轻把她转过来，嫩白的小脸犹有未褪去的红晕，长睫如羽扇般微动，就是不肯睁开。

“迎夜？”他吻了吻微合的双眼。

“再不醒我就……”指尖探入了纤手按住的襟口，迎夜立时睁开眼。清澈如水的眸

子又急又羞，一掌拍开了他放肆的手。

“真可惜，你若睡了好多。”他坏笑着调侃，故意露出惋惜之色。

唯有这种时候迦夜会说不出话，锋利的言辞化作了无措，完全不懂该怎么应对。他偏爱逗她，混合着羞红的娇媚，稚颜无邪的清媚令人怦然心动。拥着这样的她，真是一种甜蜜的折磨。

他不敢再看，改将头揽在胸前，下颌触着乌发。

“过三日就是我爹的寿辰了。”

她不太习惯正面依在他怀里，下意识地用手抵着。

“你去不去？”拉开她的手，他揽得更紧。

“何必明知故问。”挣不开，她干脆放弃，无奈地由着他。

“我娘希望你去，想跟你私下叙叙话。”他软语温劝。

“令尊看见我，会比吞苍蝇更难受。”她冷淡地回绝。

反差过大的形容让他闷笑，笑完了又有些悲哀，好一会儿没说话。

“我让你不高兴了？”

“没。”他低头吻了吻黑发，“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

“谈不上，我本来也不喜欢这些名门正派，麻烦得紧。”两人仅穿着中衣，贴得又近，手不知该往哪放，被他抓过去搁在腰上。她轻轻地搭着，指尖静静感受匀实有力的男子身体。

“迦夜，留在扬州好不好？”他低低地偎在头上建议，“就像现在这样。”

“然后呢？”

“我想办法，总有一天能说服。”他说得有点困难，自己都觉得牵强。

迦夜只是笑，淡淡地闭上了眼，“我困了，睡吧。”

“迦夜，”他不想就此带过，握住她的肩，格外认真，“我要一点时间。”

“那又如何？接下来你是不是要说除了我谁也不要？”清冷的话语带上了三分讥嘲，“你要不起我，你自己知道。其实这样也好，我本不喜欢与白道世家牵扯，你自有你要担当的事，别硬拖着。”

腰间的手蓦然一紧，他隐约有了怒气，“我再说一遍，我只要你，无论怎么麻烦我都不会放手。”

“可是我想放。”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水，又像冰，“我不想那么累。”

冰冷绝望的寒意瞬时包围了他。

“没人敢看不起我，进了谢家，我自己都会瞧不起自己。”她一点点硬拉开他的手，

毫无留恋地自怀里退出，“你希望我沦落到那个地步？”

“我，做不到。”黑白分明的眸子看着他，幽冷，“你知，我知。”

心渐渐落入了深渊，又压上了巨石，沉而硬。

“你很好，非常好，可是我不要。”坚决而冷静的眼瞳终于柔了一点，是真心的遗憾歉疚，“对不起。”

抱歉让你遇到我。

“你，真的很骄傲。”他明白她未出口的话。

声音涩得不像自己的，心痛得似被什么硬生生地撕开却无能为力。再也待不下去，他蓦然起身披衣，带着伤极的心离去。

静静地卧了半晌，她重新缩回蜷曲的姿态。

迷茫地看窗外黑沉沉的夜，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即将合眼的一刻，仿佛无形的利刃劈裂身体，睽违已久的剧痛再次袭来。

她紧紧咬着唇用意志苦撑，疼痛一再超出忍耐的极限，目光不自觉地掠向丢在床边的短剑，又强迫自己挪开。此刻是恁般难以忍受，自制几乎崩溃，她痉挛着抓起剑远远甩到房间的另一角。

豆大的汗滴不断落下，双腿的痛楚永无尽头，一夜长得可怕。当剧痛终于平息，她伏在地上，虚软地等着气力恢复。

这一次，她只能靠自己站起来。

天，蒙蒙亮了，东方泛起鱼肚白，光影仍暗，但黎明已至。

耳畔突然传来极轻的落地声，毫无疑问有人踏入了苑内。

这个时间，步履声也不对，她连咬牙的力气都没了。勉强侧头望向不远处的圆桌，装着骨骼的玉坛置在案上，一旁是零落的药瓶。她拼尽了力气一点点蹭过去，汗透的身体在地上留下了一道蜿蜒的印记。

他的心跳得极快。屏息净虑，小心翼翼地接近，黑黝黝的厢房看起来异常平静。

快速翻至窗下，猝然响起了一阵碎裂之声，似乎有什么瓷器跌得粉碎。心险些从腔子里跳出来，明知此时谢云书定然已离去，他仍禁不住咽了咽口水。

又静了半天，客棧晨起的伙房传出了洗漱声，再无法拖延，他亮剑护住了全身，如一只轻巧的狸猫翻进了房内。

屋里很黑，地上蜷着一个人，穿着素白的单衣，娇小的身形告诉他那正是自己要带

走的人。尽管对方是个女孩，毫无反抗之态地伏着，他仍是谨慎戒惧地靠近。足尖一挑，将瘫软的人翻了过来。

全身像从水里捞出来一般狼狈异常，要不是胸口还有轻微的起伏，他会以为是一个死人，脸色白得可怕。

确定了对方不是伪装，他从地上拾起蜡烛点燃。烛芯有些潮湿，噼啪响了几下才稳定下来，跳动的火焰让室内一下亮起来。

地上有一摊瓷片，混着各种内容打了个粉碎，应是方才那一声响动的由来。桌巾半坠在地，估计是被她胡乱拉了下来的。人软绵绵的虚乏无力，似什么病发作了一般。

拎起对方半提在墙上，他犹豫不决。毕竟对方是个稚龄女孩，外形全无威胁性。他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凶一点，“你是不是魔教的人？说！”悬殊明显，欺凌弱女的感觉更强了，他又把声音压低了一点，“别想骗我，你那些狐媚对我没用。”

不知是哪句话起了作用，虚弱的人睁开了眼，涣散的目光慢慢凝聚，最终在他脸上定住，黑亮的眸子睁得极大，一眨不眨，盯得他心里发毛。

“你是魔教中人，杀了鄯善国主，对不对？”他努力瞪回去。

瞪一个随时可能昏迷的少女，这对初出江湖的少年来说前所未有的，带着书卷气的脸庞威慑不足，看起来倒像斗气一般。

女孩却渐渐笑了，笑容很凄凉，黑眸像泛了水，脆弱得不堪一击，“对。”

声音极微，他几乎听不清，全仗口型猜。“你真是？”

她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雾气朦胧的双眼暗淡无光。

确定了对方身份，他不再犹疑，吹灭了蜡烛，扛起她跳出房间。足尖在窗棂一点，脸上突然一痛，立时反射性地甩开肩上的人。小小的身子砸在地上滚了两滚，不动了。

脸上多了一道渗血的浅伤，是她趁他不备用指甲抓的，显然是不甘心被掳而作无谓的反抗。少年懊恼地低咒了一声，过去点住她几道大穴，改拎在手上掠了出去。

天亮晃晃的，空气有些窒闷。

赤术走近行宫的偏门，准备离宫安排细务，不想再度撞见了莎琳。

身边的近侍先一步离开，鄯善国的公主眉目舒展，难得的心情上佳，不无得意地斜着他。

赤术暗里猜度，或许这位公主放弃了不可能实现的妄想，转而接受了现实，果若如此，倒是幸事一桩。

“公主起得真早。”

“赤术殿下也是。”莎琳巧笑倩兮，明媚动人。

他略一点头正待走开，莎琳再度开言，“有一点小事想请教殿下。”

赤术礼貌地驻足。

“殿下可知有什么酷刑能让人极痛苦地死去？”

一听即知她仍在幻想天真的复仇游戏，他随口敷衍，“那说起来太多了。”

“请殿下告诉我最可怕的一种。”

真正鲜血淋漓的残虐手段只怕会吓坏生于温室的娇花，赤术笑了一下，不无好意地劝说：“那不是公主该了解的，有失身份。”

“我想知道，请殿下说一种就行。”莎琳相当坚持。

赤术想了想，挑了不怎么吓人的说辞，“据我所知，当年鄯善王常用的有一种……”

听完了简短的说明，莎琳漾起一个神秘的笑容，仿佛心揣什么快意的乐趣秘而不宣，姿态优美地致谢，“多谢殿下。”

这女人今天有点怪。

走出偏门，他不无疑惑，或许是生活过于空洞，她要借着无谓的妄想发泄？赤术摇了摇头，把适才的偶遇抛到脑后，策马而出。

谢云书一早就开始忙碌，唯有借着纷杂繁复的事务才能稍停心底的钝痛。每一次被无情的话语刺伤，到了夜里他仍会去水榭，飞蛾扑火般停不了，总想改变什么。尽管明知她心魂如铁，从不回头。

能让那份娇柔在掌中多停一刻也是好的。他只能这么想，悲哀地、无奈地，不去想灰暗而绝望的前景。

爱她的骄傲，也恨她的骄傲，假如她稍有一点眷恋……

他不能再想下去。

强打精神与白凤歌一起迎接络绎不绝的来客，安排款客栖宿等事宜，家中住不下的分散在谢家左近的客栈。翻着客栈的名录，瞥见夏初苑，胸口又是刺痛。

好在传信的弟子及时出现。

“李叔，你再说一遍，究竟是怎么回事？”谢曲衡疑惑不解。

李叔的额上微微见汗，“回两位少主，今日辰时，服侍叶姑娘的婢女依例去了夏初苑，捧着洗漱汤盆叫了半天都没有回音，想是叶姑娘仍在安歇，未敢打扰。隔了一个时辰再去仍旧无声，她放心不下推门进去，才发现屋里一片狼藉，叶姑娘不见踪影。东南角的暗哨被人放倒了两个，只怕是叶姑娘出了事。”

“她的身手怎么可能出事？难道是……”

他知道大哥的意思，怀疑迦夜自行离开。他心中一窒，又迅速否定了推想——迦夜真要走何至于放倒暗哨？她根本不会惊动任何人。

“我去夏初苑看看。”他抬起眼沉声喝令，“银鹄、碧隼，走。”

放心不下的谢曲衡还是跟来了。一涉及那个女孩，三弟的行为即超出了常规，他不由得悬心。

屋里确实很乱，谢云书瞥了一眼脸就白了。

案上玉坛岌岌可危地放在桌边，短剑落在屋角，药瓶被砸得粉碎——分明是外人侵袭才可能导致的场面。谢曲衡也在看，他并不太担心，那个女孩绝非易与之辈。

“主上的剑。”碧隼触了触，与银鹄对视了一眼，俱是神色凝重——迦夜从不离身的短剑落在这里，不用说也明白意味着什么。

“碧落散有用过的痕迹，几乎一整瓶。”银鹄极其小心地审视着那堆破碎的瓷瓶，又拾起一旁的银烛细察，“烛芯上有迦罗香。”

谢云书在看凌乱得吓人的床，手掌按着天蚕丝褥一寸一寸地摩过，又循着一道几不可察的拖痕来到了桌前。案上的桌巾被扯至垂地，边缘有个极淡的指印，破裂的碎瓷边有几滴血……他蓦然闭上了眼，狠狠掴了自己一记耳光。

“老三！”谢曲衡骇然拉开弟弟的手，俊脸上渐渐浮现出指痕，他却像完全没感觉，“你别急，叶姑娘武功超凡，说不定是自己……”

“她被人掳走了。”低哑的声音半晌才说出来，他悔恨万分，痛入肺腑，“昨夜她旧伤复发，完全没有应对之力，是我不该离开。”

银鹄、碧隼头一次听说，惊疑地对望，但知此刻不宜多问，只能默默静听。

“你怎知她旧伤复发？”谢曲衡约略听二弟提过些情况，顿时察觉到事态严重。

“床上还有未干透的汗，只有痛到极处才……”谢云书说不下去，什么样的汗会几个时辰犹未干透？除了那般惨烈的发作，不复其他可能。

探过两名暗哨，皆是未察觉的时候被人从背后击倒，并未看清来者。出了夏初苑，谢曲衡满心茫然，如此无头绪的行事手法，该从何寻起？

多日未见的玉公子正待出行，瞥见二人便远远地微笑致意，风度绝佳。即使是惊讶于对方脸色之难看，也未曾表露分毫。

李叔忽然想起，“对了，这一带的眼线曾几次见过叶姑娘和玉公子一道，他们看起来却又不熟，会不会是……”

话未说完，谢云书已走了过去，“请恕冒昧，在下想请教公子一事。”他嘴里说得客气，眼神却极是可怕。玉公子身后的侍从均已按剑在手，随时警惕。

玉隋摆了摆手，仍是温文有礼，“谢三公子请讲。”

“玉公子可曾见过夏初苑的叶姑娘？”

玉隋微微一怔，随即坦承，“我与她有数面之缘，未曾深交。”

“公子入住此间即是为她而来？”

咄咄逼人的问话令身后的侍卫怫然不悦，玉隋不以为意，淡淡地笑着解释，“我一度以为她是一位故人，大概是弄错了，数次打扰确实唐突了。”

“玉公子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玉隋想也没想立即答出，“三日前，瘦西湖荷塘泛舟之时。”

他盯了很久，确定对方没有说谎，剑拔弩张的气氛终于缓下来，心头却更是紊乱。

“莫非叶姑娘出事了？”看谢云书神情异常，玉隋忽然顿悟。

“不错，还望玉公子见谅，舍弟一时情急无礼了。”谢曲衡拱手致歉。

“凭叶姑娘的身手，怎么会……”

谢曲衡苦笑，想必所有人皆有此惑，“她昨夜身体不适，有人乘虚而入。”眼见弟弟上马奔离无心再说，谢曲衡腾身追了过去，“改日再给公子赔罪。”

数骑绝尘而去，尽是厉声叱马紧迫至极。

玉隋在原地目送，身后的侍从上前一步，“这谢家三公子未免太过张狂。”

“这般情急，必定不是小事。”玉一般的脸庞透出深思，“我们去夏初苑看看。”

避开了夏初苑的守卫，破碎凌乱的房间令人心惊。玉隋在谢云书查过的地方又看了一遍，最后拾起了短剑。入眼剑柄上螭蛇曲致的微凸金字，他再没了一贯的平静。

“真的是寸光！怎么可能？”

他低不可闻地自语，惊异的眼睛无意识地掠过屋角，停在了卡在剑瓶中的蝴蝶纸鸢上。多年前的记忆瞬时贯穿了思绪，短剑从指间滑落，铿然坠地。

紧随的侍从愕然看着主人失去了从容，迅速苍白了脸。

“怎么可能是她！”

一路飞驰，谢云书紧抿着唇一言不发。

“老三，你打算怎么办？”谢曲衡一颗心提起来。

“调动谢家在扬州所有暗伏的线桩。”谢云书阴沉的眼神压抑而狂乱，潜藏着不顾一切的风暴，“求大哥帮我。”

“你疯了？爹寿诞将至，此时调动必酿大哗，你可想过后果？”谢曲衡闻言变色，立时出言，“再急也不能不分轻重地乱来。”

“我管不了那么多。”

闪过一脸惊讶地迎上来的青岚，谢云书咬牙切齿地扔下几个字，转身进了书房。谢曲衡又气又怒地跟了进去，激烈的争吵几乎掀翻了屋宇。

毫不费力地听了一会儿，青岚越来越心慌，及至见三哥径直去了豢养飞鸽的信苑，大哥摔门去了父亲起居的主苑，他不禁团团乱转。

沈淮扬恰好找过来，见他这副模样不由奇怪，“你怎么了？”

“完了完了，谢家要乱了。”终于抓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青岚语无伦次。

“怎么回事？”见他哭丧着脸，沈淮扬也紧张起来。

“我三哥要在这时候调动全部人手去找人，爹一定会气坏了。”

“找谁？他每天出去私会的那个？”沈淮扬的脸扭曲了一下，神色怪异起来。

“嗯，叶姑娘不知被谁捉走了，不晓得是哪个天杀的混账在这个时候捅乱子。一屋子的贵客……我的天，爹一定会大发雷霆，到时候三哥就惨了。”

“不至于吧？”听着青岚哀号，沈淮扬有些不自在。

“你没看我三哥的样子，简直跟疯了一样。”青岚心有余悸地回忆，“不过我大哥也疯了，是给三哥气的。”

“就为了那个魔女？怎么可能弄到这般境地？”

“就是为了她，你不知道我三哥有多在乎，我从没见过……”渐渐觉出了不对，青岚停下了牢骚，诧异地瞪着对方，“魔女？你怎么知道？我不记得有告诉你这个。”

“我……听别人说的。”沈淮扬惊觉失言，退了一步。

“是谁？”朋友慌乱的神色让青岚加深了怀疑。这件事被父亲列为极密事务，除了家中数人一律禁口，谁敢不守规矩？

疑惑的目光瞧得沈淮扬心慌，“我也不记得了，约莫是下人闲谈。”他说着就要退开，“我还有事先走了。”

下人说的？更不可能！谢家历来治下极严，青岚本能地追上去要问个清楚，沈淮扬反而用上了轻功疾奔起来，更显得有鬼。

两人功夫相当，一个拼命逃，一个使劲追，好在谢家的院子曲折深晦，没那么容易让人逃出。几个转折飞入了圆门，青岚眼尖扬声急唤：“三哥快拦住他，他知道叶姑娘的事。”

沈淮扬的心倏地沉了下去，眼前撞见的人，可不正是寒意凛人的谢云书？